

旗与歌

在北大的六次对话

旗歌 编

黄纪苏/孤岛对证

薛毅、罗岗、倪文坚、倪伟/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间：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

南帆/“纯文学”的焦虑？

余华/发明一个“小说的世界”

汪晖/“历史可能性”的想像与实践

张旭东/从卡尔·马克思重新出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旗与歌

旗歌 编

在北大的
六次对话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CTP CENTRAL COMPIR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旗与歌：在北大的六次对话 / 旗歌编.

—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80109-752-1

I. 旗…

II. 旗…

III. 名人—演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9927 号

旗 与 歌

出版发行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：66521270 66521152 (编辑部) 66171396 (发行部)

E m a i l: edit@cctpbook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tp.com.cn>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37 千字

印 张：18.125

版 次：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6.80 元

“放飞的自由鸟”(vogelfrei)——这是马克思描述无产阶级的词汇。

“放飞的自由鸟”是天使，是充满可能性的幽灵。

茫茫世界，此时此刻，究竟谁是生产“交换价值”的主体？究竟是谁赋予了语言以创造性的意义？又是谁饱受欺凌而又充满生活的渴望——不断失败却又执著于斗争？

哲学不是密纳发的猫头鹰(owl of Minerva)，它声称“掌握了历史”，然后又起飞去欢庆这“历史的终结”。

对于事实，哲学不过是主体的提议、祈愿和实践。

——这不过就是解放了的生活，解放了的生产力。

迈克·哈特、安东尼奥·尼格里著：《帝国》，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



序

温儒敏

本书辑录的是北大中文系的一门课，它不是高头讲章的授课，而是仿照国外大学常见的小型讨论课的办法，请来几位当今在文坛和学界很有名的作家和评论家，每人一讲“抬课”。题目自然是各式各样，但又都是学生所关心的前沿学术问题。现在同学们把课上学者的讲演整理成这本书，要我在前边说几句话。我认真读了校样，觉得每一讲都很有意思，得到许多启发，读着读着，好像自己也坐在教室里听课，参与讨论，体味那些鲜活的思路如何在对话中展开。和一般论文集或者讲演集不同，这本书是课堂实录，原汁原味，有学理深度又饶有趣味。我愿意把它推荐给读者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关于“文化研究”的讨论，书中有好几篇讲演都涉及这个课题。我想就此说一些感想。

这些年来，文化研究几乎成了又一种“显学”，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（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），都在朝这个领域靠拢。文化研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不只是因为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生面，也因为这是对现存学科体制的一种批判和解放。“文化研究热”代表了目前学科衍变的一种趋势，有可能带来学术生长的活力。但我认为同学们提出与此相关的“纯文学的焦虑”问题，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，并不能简单说“焦虑”是多余的。这种“焦虑”是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，而不只是理论问题。

如果结合教学来讨论，可能就更清楚。现在中文系的文学教学是普遍存在弊病的。突出的表现是：概论、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

的课程太多,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,结果呢,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,学了几年后,理论条条有了,文章也会操作了,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。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,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弱。文化研究热的兴起,本来是好事,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,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,事实上“远离文学审美”的现象加剧了。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、研究生的论文,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?现今在中文系,似乎再谈“纯文学”就是“老土”了,大家一窝蜂都在做“思想史研究”与“文化研究”。其实,术业有专攻,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,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,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,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,“文学”不见了,“文化”又不到位,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。担心文学审美失落的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。

虽然现今文学已经边缘化,但只要人类还需要想像的空间,文学就有存在的必要,也就还需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来从事创作与文学研究。这也许是中文系存在的理由吧。与哲学系、历史系、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,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?我想,艺术审美能力,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,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。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、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,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。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,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,本来就逐步在“走出文学”,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,关注大众文化之类“大文本”,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,那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。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“错”,但文化研究“热”起来之后,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了。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,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,文化研究的“入侵”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,但无论如何,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,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。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“语言文学”为基点去开拓新路,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,做各自感

兴趣的学问,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中文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,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。

这本书中学者和作家的讲演自然精彩,但作为教师,我对学生的讨论与提问格外关注。我觉得许多学生的问題都提得有水平。学生的提问也许比较零碎,但往往贴近现实,能够直观地触及学术领域敏感的部位。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穿过过于形式化的学术话语的密林,就这样单刀直入,向你奔来。如果你要真正回应这些问题,恐怕也得脱掉“做文章”的态势,特别是摒弃那些“怎么说都有理”的“辨证”逻辑。这样,我们就从书中读出许多鲜活的思路,甚至引起某些参与研究的冲动。

这本书的“对话”结构在展示一种教学的新路:老师不是满堂灌,始终与学生保持一种学术对话和思想碰撞的状态,教学相长在这里得以实现。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,我觉得这种上课方式是尤其值得推广的。(不过,这似乎有些奢侈,现今各个大学在不断扩招,有些学校研究生博士生都是“批量生产”了,只好上大课,几百人挤一间教室的课很多,还怎么可能“对话”?)从1996年开始,北大中文系设立了“孑民学术论坛”,每周一次,请来国内外各个学科领域(包括理科和其他学科)一些领军的学者,介绍所属学科前沿研究状况,展示不同的治学理路,至今已有近百讲,对于活跃学术空气,促进学术交流,开拓学生的视野,起到明显的效果。收在本书中的讲演,也有的就出于“孑民学术论坛”。现在这些讲演整理汇集成书出版,不但对大学生、研究生了解现当代文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进展有参考价值,大概学校之外的读者也可能会有兴趣。我想,这样一本很有学术“对话”意味和课堂现场感的集子,会有助于大家领略北大的学术氛围,一起来思考和探讨许多有趣的课题。

2003年11月28日

于京西 蓝旗营 且竹居

「目录」

序/温儒敏.....	1
○ 人与世界的交流	1
● “孤岛对汪洋”	9
○ 与上海批评家座谈的另类现场版.....	35
● 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间：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.....	41
○ 讲座前后.....	71
● “纯文学”的焦虑？	77
○ 祈愿“生活的世界”长青.....	105
● 发明一个“小说的世界”	117
○ 有一条幽深邃暗的道路.....	147
● “历史可能性”的想像与实践.....	153
○ 一份“失而复得”的访谈稿.....	205
● 从卡尔·马克思重新出发.....	215
编后余话：我的北大一课.....	277

MAY 05/02

人与世界的交流……

黄纪苏

社会学家，剧作家，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。参与了《爱情蚂蚁》、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和《切·格瓦拉》等剧的创作。



IMPRESSION

印象。。。。

陆地淹没了
你就在海上飞翔
海洋干涸了
你就在天上飞翔
天雷滚动了
你就在火里飞翔
火焰熄灭了
你就在苦难中飞翔

过去倒下了
你就在未来飞翔
未来退却了
你就在现在飞翔
现在迟疑了
你就在心中飞翔
心灵败坏了
你就在创造中飞翔……

有一段时间，在每个周末的早晨，当辛苦了一周的人们在遍布中国的阳光中醒来的时候，在张广天的歌声的激发中，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《东方时空》开始以特别节目“记事”的方式，演绎百年中国的“光荣与梦想”。多少个困顿和噩梦未尽的早晨，我就在这样的

歌声中醒来，沉浸在百年中国一幕幕“英雄和乌托邦”的“旧梦”中，而后推开窗户，拥抱涌进室内的和平而灿烂的中国的阳光。

写下这样的歌词的黄纪苏是一个安静的人。他有两只不一样的耳朵——左耳像我们一样，倾听着这个世界的万籁之声，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喧闹和繁杂；而那只拒斥了世界的声音的右耳，则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——

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
在大地的黑暗里
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
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力量

能够穿透沉默和寂静
在黑暗中萌发新芽
为了生长为了歌唱
不畏风暴有着钢铁的坚强……

这个声音沉默在他的内心，黑沉沉地无法穿透。在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习惯了靡靡之音的“和谐”的双耳听不到这种声音。这种声音种植在一双“不协调”的耳朵中，它回响着苦难和英雄的“双重变奏”，连通着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内心。当它突然响起的时候，我们“自得其乐”的剧场被搅动了，我们安静的内心开始不安了。

黄纪苏是这个“繁华富足”的世界大舞台和“华丽精制”的戏剧小舞台中的异数。作为现实世界中“平静”的学者，他留过洋，镀过金，学的是时髦的“社会学”，主持着一个杂志的工作。在他简单整洁的书桌上，压着一张年幼的儿子献给父亲的图画。在少年成长美好的想像之上，一颗温暖的父亲的心日夜关注着。环绕着他的脸庞和消瘦身躯的，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气氛。他沉默地出入于繁华的王府井，身上绝无一点商业的气息，似乎无欲无求。这使得初次与他

交往的人几乎会被一种想像中的“圣徒”气息所拒斥——我相信他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存在或存在过“圣徒”的，就像他献给《切·格瓦拉》一剧的题词中所说：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，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，请相信这个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的人。在我们生活的时代，学术和生活，思想和立场已经被大多数人妥当地分开，它们像安置在两个快速道上的列车，快意地奔向各自温暖灿烂的前程，永不交汇，更被保证了永不“撞车”。而黄纪苏是这个“快意的征程”中的落伍者，他的知识系着思想的重重累赘，他的思想受着立场的炙热的煎熬。

世道已“改变”了。当年加州校园中越战的抗议者，曾几何时，已成了这个日益一体化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总管，成了“铁的规律”的维护者。愤怒的“嬉皮士”们也是一脸严肃，西装革履地忙于出入各种盛大的“文化晚宴”，咏唱“永不凋谢的玫瑰”。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的转型期的“现代化进程”的国家中，曾经的“愤青”也已然老去，或者幡然醒悟，正力图改过自新，跟上“历史的必然”。黄纪苏曾经属于那个反抗的时代，但他不是手筑堡垒的战士，更没有随时开门揖客、永远“与时俱进”的好脾气。他说，他生活在中国，像置身在一条涌动不已的河流上，这条河流过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流过 1989 年的“六四”，流过 1992 年的小平南巡，流过 1995 年的台海危机，流过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它还在流……流过 1998 年长江流域的“惊涛骇浪”，流过 1999 年贝尔格莱德上空的炸弹，流过 2003 年中华大地的“瘟疫”和恐慌。他不作这条河流边清雅的看客，也没有顺流而下、一泻千里的幸运，他见证这条河流的每一个急流和险滩，经历这条河流的每一次畅流和梗阻，体验这条河的每一段风光旖旎和骇浪滔天。

在这个男人讲“格调”，女人讲“品位”的时代，黄纪苏却是一个“不死”的“老愤青”。他依然咒骂着不义的现实，勾画着理想的“乌托邦”，好像一只讨厌的牛虻，嗡嗡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庞大和丰腴的躯体上，又好像一只“意识形态的臭虫”，驱赶不尽，拍打不

死，扰乱着一切平心静气、心满意足、脑满肠肥者们的丰盛晚宴和春秋好梦。

作为剧场中晚到的“闯入者”，他与这个剧场显得如此格格不入。他与我们熟悉的能言善辩、手舞足蹈、善于做秀的剧场里的人毫不沾边。在更多的时候，他甚至是与我们想像的剧场中的人相反的人。他是一个沉默的倾听者，不爱在人多的场合里说话。他言行朴素，似乎与风花雪月素无渊源，也似乎与我们熟悉的剧场永远不可能发生关系。但他在剧场里“出现”了，带着鲜明的“黄纪苏色彩”。作为一个剧作家，他隐藏在粉墨登场的演员身后，像一个语言的暴徒：有时候声色俱厉，喷刀吐火，招招狠毒；有时候阴损刻毒，像时下满世界喷洒的“过氧乙酸”消毒剂，让人爱恨交加，又如庖丁使小刀，让人痛快淋漓；有时候激情昂扬，像一个老派的浪漫派诗人，张罗着一席席语言和想像的盛宴。作为一个剧场的“革命者”，他要改造的不仅仅是舞台，不仅仅是剧场，而且是整个社会。他倡议抛弃舞台上的“导演中心制”、“主创人员中心制”，抛弃个人成名成家的“艺术等级”关系，他力主改造剧场中的分配关系，让打破剥削链条、实现社会大同的理想首先在剧场里进行试验。

在黄纪苏作为一个学者和都市居民的生涯中，戏剧是他与世界相遇时的交流方式。为此，他的戏剧常常像一个耽于内心思想的心灵的独语和自我激辩，充满着疑惑、辩驳和思索。但他的戏剧又不是心灵的按摩、思想的体操，它们将个人的心灵扩大到整个舞台，将整个舞台扩大到了整个社会。为此，内心穿透了戏剧，戏剧又包容了整个世界，为此，内心——舞台——世界相通了。为此，在人与世界的交流中，黄纪苏说，我能有的就是常常怀着一种忧思。

我相信，在黄纪苏狡黠的目光中，这个世界肯定充满了戏剧性。这种戏剧性不是来自于风花雪月、男欢女爱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广阔，来自于内心的“诅咒与温厚、妒恨与决绝、阴谋和爱情、诞生和死亡”，来自于内心的苦难与英雄。而经过这个内心，戏剧获得了“脱胎换骨”的新生——在现实社会这个“娘的臭胎”里，戏剧新生了。

我相信,看到这些“赞美”之词的黄纪苏一定会咧着两个大牙,露出一脸“坏孩子”式的微笑。他会说,不要用别人嚼碎的糖果来糊我的嘴,这种把戏我见多了!

何吉贤(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)

2003年7月

黄
纪
苏

印
象

“孤岛对汪洋”

——黄纪苏与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对话



SCENE

现场。。。

